

关于死亡, 面对死亡, 超越死亡!

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随想

About Death, Facing Death and Surpassing Death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6*

文字_王颖

一夜的昏睡让头脑难以清醒, 身体沉重到无法感知疼痛。持续的呕吐和腹泻抽干了全部能量, 霍乱的病症蒸发了身体中的每一滴液体。时间近乎静止, 每个细胞微小的跳动感受如同沉重的负担。如果生命在此刻到达尽头, 请让他最后一次书写, 带着无限的残破却仍然要燃尽最后一丝灿烂, 只为展现命运的终极之美——死亡。

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是关于死亡的吗? 关于死亡, 是大众的主观论调, 谁让它始于小调, 阴冷、昏暗、沉重, 随后倾泻所有力量, 让生命遭遇巨大的挑战。即便死亡即将来临, 有音乐伴随, 又有何值得恐惧? 生与死, 明与暗, 是与非, 欢与悲, 冰冷的黑咖啡和新鲜出炉的大列巴。



享受每一个清晨与音乐, 生命的每一秒都不应被浪费在无休止的刷屏上。

那条一直在头脑中徘徊的旋律, 让他记下它。如果这是生命最后的震颤, 请将每一秒都无限扩大。是死神在敲击门

环吗? 那份在生命初始时便签订的契约, 那份愿意用一半的寿命换取傲人才华的契约是否真的存在? 柴科夫斯基的天性并不悲观, 也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对他而言, 重要的除了写作音乐, 还是写作音乐, 那是他全部的力量和坚持。

第一乐章: 死亡之重

所有的冲动、激情、自信以及对生的渴望都表现在递进、重复、模进、重复、再模进、再重复中。他絮絮叨叨地不断用动机发展主题, 找到一个合适的音乐形象之后, 作曲似乎也没那么复杂了。但一切应该简洁, 必须决断, 就如同死神降临的那一刻, 抽取生命最后气息时必须决断。

一次次不停地发问, 重复地发问, 变形地发问, 回旋地



发问, 生命为何? 一次次找到答案又一次次重复不停地否定。没有标准答案, 一切都在变形中, 毕竟遇到终极的美丽是那么动人心魄, 温柔的旋律牵动身心所有细胞。但“自我”仍旧再度否定, 将身心置

入无底的深渊。

在苏菲·玛索版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 高浓度的情感配以绝望和忧伤, 安娜的眼神中流淌出的爱与忧伤, 既是安娜的痛, 也是作曲家的痛。他们都质疑人生, 正如同我们

每个人生命中的那段时光, 带着对爱情的质疑, 同时充满希望; 如赴火的飞蛾, 为接近那最真切的一刻, 甘愿燃烧羽翼。

死亡的论调是“自我”对自身存在的主观体验的认可。



每个个体在不同年龄、不同场所、不同国度聆听同一首作品的感觉会不同。作曲家所体现出的这类情绪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沙皇俄国末期，俄罗斯人民处于一种被压抑状况下的真实心态。人生的恐惧、绝望、失败，所有负面情绪，即便有温柔时刻也充满了忧郁和纠结，取而代之的还是否定了一切享受人生的主观情绪。末尾的圣咏音调引导我们前往朝拜神圣的死亡，在即将到来的那一刻，带着无限的勇气去面对它。

第二乐章：大于等于十八克

轻盈的小步舞曲让脚尖开始旋转，游荡在田野与林间。当然，身后的一切舆论都与之无关了，只由得生的灵魂与之高谈阔论。作曲家与音乐学家之间永远存在着关于轻与重的悖论。对于作品，最深的误解或许就是乐评人将主观感受套用在他的音乐上，用主观的认知来诠释他的音乐。这些言论可以轻，亦可以重，但总是相对的。轻可以将作品藏入云端，重可以跌入万丈深渊。作

曲家的灵魂总是在轻与重之间游荡，思考总与历史相伴，轻与重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轨迹。那么对于人生，到底选择什么？是轻还

是重？这个乐章绝对是这四个乐章中最轻盈的时刻。

第三乐章：驱动力

这个乐章创造的音乐形象



是舞蹈性的，可以让身躯随之舞动，向上且充满动能。精灵般的轻盈、节奏的跳动，充满生的希望，带着速度与激情，如同踏上汹涌的波涛，让强大的力量不断向前推动，同时带有金属光泽。

作曲家似乎在引导那些徘徊于生命低谷的灵魂：生活虽然艰苦，但请不要失去信心，要以一个斗士的身份积极地去面对所有挑战，不惧怕风险。乐章中的轻盈与跳动如同《胡桃夹子》中对糖果仙子的描写。这些音符描绘了一个积极奔放的形象，这或许是俄罗斯民族的写照，又或者是年少时他母亲的写照，一个以乐观精神战胜所有困难的俄罗斯女性。

没有任何方法来检验生命的正确与失误，因为选择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必须如此。你在那一刻做出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最好的抉择，无论是依靠直觉，还是反复推敲得出的。对于作曲家也是这样，正是你在决定写下fa或者la的那一瞬间，你成为自己，以你的态度、美学和经

验。所以你一直都是你自己，永远都会是这样。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记忆一直在你和你的美学中构建自己的声音世界，且会一直循环往复。

第四乐章：回归

每一个生者是否想过，那终将归于他的坟墓。一个人可以独立一生，但死后还是需要别人为他收敛身体以及埋葬，靠别人为他盖土。作曲家死后，人们谈论他，倾听他的音乐，乐队和交响乐团会重新将他的作品排上演出日程。然后，遗忘缓慢升温，随着岁月开始逐渐淡忘，再之后就是自他出生那日起的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在人们即将遗忘的那个瞬间，广播中又会播放出他的音乐。

母亲的离世亦是如此，那些生前最珍视她、亲近她的人尤为痛苦。那些共有的记忆，那些在其死后无法再和他人一起分享的记忆，即心底最深的伤痛。与记忆的强行割断犹如骤然的终止和声。对于分享者的缺席，或者选择遗忘，或者让它成为生命中最沉重的锚。

Tch
ai-
kovsky



在完成第四乐章的那个夏天，柴科夫斯基曾那样雀跃，声称自己创作出了一生中最好的作品。那时的他无法预知即将在秋季到来的死亡，亦如他无法预测《第六交响曲》将会给他带来的巨大成功。

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的四个乐章一次次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死亡是绝对的、无可避免的，对每个人都没有例外；而生活中的所有欢愉，相对死亡都是转瞬即逝的。一个人离世之后，灵魂脱离身躯，轻盈得如同羽毛，一生中的一切也即刻化为乌有。

他曾经经历过亲友的离去，在病榻边，在葬礼上，看着那个曾经熟悉却因为变得冰冷而显得陌生的面庞。虽被鲜花包裹，却不再带有一丝生命的气息。天才总是受天神嫉妒，也许在生命初始，来自神界的黑猫河马即问询过他：“如果我只给你一半的寿命，来作为你获得无尽才华的交换，阁下意下如何？”

冥冥中，那个声音坚定地说道：“是的，我愿意！”